

無聲的尊嚴

杏林春暖

中榮醫訊 NO.252

雖然他的世界沒有聲音，雖然旁人看起來他不是很舒服的樣子，但是他選擇了他期望的方式離開，這是屬於他的善終，是吧！

癌症造成的嚴重腸阻塞，讓他噁心嘔吐已不知多少日夜，伴隨隱隱的腹悶痛，一入院就不適萬分，但交班得知病人後天雙耳失聰，且了解自身病況，知道過去的止吐處置無效，主動告知就讓他吐到死是可以接受的，只求不要再有其他痛苦，即便是一支皮下針的置放，也希望我們能同理他的想法而拒絕，住院期間所有的治療改由僅有的人工血管注射，為了能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，在信任的基礎下協助善終，當下選擇了用非語言代替語言的方式照護，細節溝通則輔以筆談方能完成，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緣份。

每天踏入病室，總是會蹲下身子或坐於床緣，平視病人並拍拍其肩膀或是握緊雙手，以點頭微笑或是唇語問候傳遞對他的關心

及重視，隨著疾病進展，從一入院只需盤坐於床上抱著嘔吐桶嘔吐，漸漸需要橫臥在床上，頭伸出床外面向地板，雙手帶著手套撐著地板，以此種姿勢才

勉強將腹內積液吐出，某天病人要求能否睡前以此種姿勢施打鎮靜劑好好睡一覺，此種姿勢乍看多麼的讓人不捨且危險，更何況要如此入睡，病人心願著實讓我苦惱許久，但病人卻以筆談微笑著寫下「行如風、立如松、坐如鐘、臥如弓」，





目的在藉此四威儀告訴我，這是他選擇尊嚴死去的方式，臥如弓又名吉祥臥，並不如外表那麼的不堪，藉此讓我寬心，是阿！讓病人以期望的方式往生，這就是善終，不是嗎？

住院期間家屬雖頻繁探視，但家屬返家時就僅剩看護陪伴，在某天病況突然的改變但卻意識清醒的狀況下，病人緊鎖眉頭以似孩子的表情哀求，在其彌留時能否身旁不要一個親人都沒有，並哽咽眼泛淚光緊接著說「有一個就好，拜託。」

不到我說話了？」我拍拍女兒的肩膀，告訴她與爸爸的互動語言本就不是必要，心意可藉由肢體的碰觸傳遞，緊握的雙手有時不須言語就能感受溫暖，這時我們有了一致的方式及目標去陪伴病人。

臨終前的某個傍晚病人就寢前仍趴於床上乾嘔，那時已無力自行起身，以環抱其胸口的方式將病人扶起，病人一轉頭突像個孩子般微笑後將額頭靠著我的腹部，我自然的在其乾嘔後拍拍他的背，以手指理理其凌亂的頭髮，不知過了多

快走了 直要彌留時一個親人在不在

像安慰委屈的孩子般，給了他一個深深的擁抱，並堅定的點點頭，隨即電話告知家屬病人的期望，貼心的女兒在接下來的日子，每天帶著母親長時間的陪伴探視，積極的創造回憶，堅強的兒子無論凌晨多晚下班，即使病人已入睡，仍每天於病榻旁一陪就是兩小時才返家歇息。女兒曾問我一句話，說「醫療團隊都說往生後聽覺最後才消失，鼓勵我可以多跟他說說話，但我爸爸雙耳失聰，他是不是就聽

久病人安心入睡。之後數天的假期後返回工作崗位，得知其彌留的消息，一踏入病室妻女陪伴左右，我握著病人冰冷的雙手，那一抹微笑也許是錯覺，就在那天病人往生了，我與女兒擁抱彼此，感謝這些日子一起的努力有了完美的結束。

每每想起仍是感觸萬分，期望能化為動力接續下一次照護的開始。

